



陈海涵

在彭总指挥下

解放军出版社



陈明远

在彭总指挥下

中国出版集团

在彭总指挥下

陈海涵

BL78/05

序

六军及其前身，自一九四七年参加西北解放战争，到一九五〇年进抵新疆，历时四年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彭总的直接指挥下，英勇作战二百五十多次，歼敌五十多万人。她的回旋区域：东起黄河，西至中苏边界，南至秦岭，北至绥蒙沙原，纵横七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历程一万二千多公里。这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征战画卷；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在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的战场上，处处回荡着军民鱼水情歌，处处涌现出伟大英雄事迹。正是雄风旷野，烈马长戈，军旗怒展，号角催征，忆来使人壮怀沸血，豪情中生！

从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跟随这支英雄部队转战。我对这个部队，对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战友们，

特别是对为革命流血捐躯的烈士们，常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与难断的情思。

我还经常想起这样一首歌谣：

鱼儿离不开水，
瓜儿离不开秧。
儿行千里离不开娘，
子弟兵离不开好老乡。

对于含辛茹苦、和衷共济，箪食壶浆支援子弟兵的西北人民，我更是永生难忘。我深知，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战争，离开了人民群众，要取得胜利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六军及其前身，之所以能在人民革命的青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直接领导西北军民的革命斗争。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

彭德怀同志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我们教导旅既严格，又关怀。他常常深入部队，亲临前线；他的指挥所有很多时候就和我们的指挥所设在一起，这使我们“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地得到彭总的指导和教诲，使

我有幸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将军较多接触。他那刚正秉千秋的独特个性，他那丹心昭日月的优秀品质，他那火一般炽烈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立下的卓著功勋，在人们的心目中筑起了一座丰碑。尽管风云多变，世事沧桑，彭德怀的名字，将在人民心中留芳千古！

彭德怀同志曾一度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曾有不少老战友鼓励我，把对彭总的回忆，以及把教导旅、六纵队、六军在彭总指挥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彭德怀同志革命烈士的缅怀，同时作为对后人的传统教育。我认为，对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为此，我在军区党委，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下，在解放军出版社的鼓励 and 指导下，在若干老上级、老战友的热情帮助下，开始动笔撰写这本小书。

然而，由于岁月流逝，自己年事渐高，对一些往事的细节已经记忆不清了；过去收存下来的一些战斗手记及资料，又在“文革”期间

被荡涤一空。所以，有必要申明一下：这本回忆录，仅仅是我个人的回忆，并不代表任何组织对历史的定论。尤其是有关彭总的章节，里头的对话，有些只是根据其大意回忆下来的，并不完全是彭总的原话。另外，既然是个人的回忆，就难免有局限性，更难免有失误和不足之处，恳祈知情者热心地补正。

在忆录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原教导旅、六纵队、六军许多老战友，如：徐清、熊光炎、王季龙、密亚光、王洁清、魏志明、王绪、许会增、梁剑秋、乔连川、李明、胡天舜、余康、黎静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并得到陕西省军区，[REDACTED]延安军分区，蒲城县武装部，宜川县武装部等单位大力支持，黄计钧同志为撰写本书予以协助，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陈海涵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恶战的前奏	(1)
布阵金盆湾	(12)
血战七昼夜	(32)
三面埋伏	(58)
虎口拔牙	(70)
为士兵“讲情”	(80)
“胡长官”的“礼物”	(88)
礼炮声声	(97)
西出陇东	(113)
伟大的转折	(124)
在胜利面前	(133)
火热的心肠	(143)
建军史册中的一页	(153)
摧毁“关中屏障”	(162)
洛川城外	(171)
浴血屯字镇	(180)

进出黄龙山	(198)
路 遇	(207)
扶郿之战	(216)
黄河水滔滔	(225)
三千里风雪戈壁	(237)
新的里程	(247)

恶战的前奏

——九四五年腊月，我们这支曾经转战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雄部队——教导旅，正在延安东南面的洛河川垦荒掘地，准备着来年的春耕。

一天上午，我们的彭德怀副总司令穿着灰布棉袄，冒着刺骨寒风，来到洛河川看望我们。

我和彭德怀同志不算陌生了，在长征路上，在延水河边，在那些艰苦奋战的峥嵘岁月里，我们曾多次接触。

这次我和彭总一见面，他就拉住我的手说：“好嘛！你们干得不错。你们这支部队在敌后满有名气，打败了那个被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中将；狼牙山五壮士浩气凛然，慷慨捐躯，更是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为我军震了军威，为后人作了

榜样！你们回到延安以后，挖窑洞、搞生产也很有成绩嘛，毛主席很高兴！”

我紧紧握住彭总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彭总的鼓励，我们自己的斤两，自己明白，比起老总对革命的贡献，我们显得太渺小了。听别人讲，连蒋介石都对你五体投地，说什么：‘我要有了彭德怀，共产党就不会存在了！’”

“别听他那一套！”彭总开朗地说：“我彭德怀只有在你们中间才有点作为，没有你们，我老彭是孤家寡人一个，么子事情也办不成。现在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了，你们要从生产转入战前准备，要认真做好打仗的准备工作，打草鞋，缝米袋，要用的都整理好，发扬你们在敌后抗战的优良作风！”

这一天，彭总冒着严寒，走遍班排，又在旅部和我们亲切座谈。他常常提起我们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激励我们创造更大的光荣。我凝望着彭总那刚毅的面孔，听着他那热情的话语，流逝的往事一件件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耳边仿佛又传来阵阵战歌声：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夏，我和战友们正与日寇激战在晋察冀的千里青纱帐之中。谁料到，就在这个时节，陕甘宁边区明朗的天空上却翻涌起一片乌云。随即狼烟滚滚，杀机四伏，战争的火焰威胁着革命圣地延安。蒋介石在外敌未灭、国仇未报之时，公然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和我的战友们，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奉党中央的命令来到了延安，承担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一九四三年从敌后抽回延安的部队有：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新编第四旅。

教一旅是从冀鲁豫军区抽回来的，杨得志同志是这个旅

的旅长，下属十六团、十一团、三团、十九团和回民支队。

我所在的教二旅，是从晋察冀军区以及各分区的精锐部队中抽调来组建而成的。旅长黄永胜，政委邓华，参谋长陶汉章，政治部主任袁升平，副主任李平，副参谋长陈海涵同志。下属六个小团和一个炮兵营：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平西第九团、二分区独立团、三分区骑兵团、四分区五团，还有军区特务团、军区山炮营等，这些都是以红军为骨干的部队。

新四旅是从太行抽回的。旅长王近山，副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下属七七一团和十六团两个团。

这三支部队虽然来自不同战场，但他们在敌人心目中却是三支致敌于死命的利剑。多少个日日夜夜啊！他们怀着满腹的仇恨，铭记党的教导，厮杀在遍地喷火的战场，出生入死地和日本侵略者血战。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三支劲旅之中，一分区的第一团，七七一团和三分区的骑兵团，平西第九团、四分区五团等部队，都是身经百战、征服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团，是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

记得我们刚接受西渡黄河保卫延安的任务时，上级就同我们讲：你们的对手是国民党“黄埔系”实力派的首领、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

当时，胡宗南手上握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一、第三十八三个集团军。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一个集团军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的黄河沿岸，坐视日寇。正如毛主席所讲过的：“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四年来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消灭他的头号仇敌——共产党。如今，经过与他的忠实信徒胡宗南密议，一个新的作

战方案又在南京出了笼。于是，胡宗南连日来调兵遣将，将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的其中两个军调到了邠州、淳化、洛川一线，积极准备进攻我边区，使广阔的河防地带大部分成了对日寇不设防的地带。

情况就是如此紧迫，要除外寇，又要防家贼，这双重担子同时落到了我们党和她领导的军队的肩上。重任在肩，我们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延河边。诚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广大的指战员也是时时刻刻身在敌后，心在延安。同志们深知：指引我们去赢取胜利的每一份电报，每一道命令和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每一个信息，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城发出的；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是胜利的发源地，是中国人民希望的灯塔。孩子对母亲是赤诚的；战士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就象星斗和月亮，小河和大海那样不可分离。当我们接到党中央、毛主席调我们去保卫延安的命令时，激动的心情不是用文字可以描绘出来的。我们背上背包，扛起长枪，昼夜兼程向延安进军。

腊月，我们背着沉重的干粮和装具，冒着刺骨严寒，从晋察冀边区出发了。沿途的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加上处在敌占区内，国民党匪军对他们反复掳掠，所到之处就象蝗虫一般，把老百姓的东西全刮光了。兵连祸结，老百姓只好逃荒避难，远走他乡。我们的队伍到后，留下来接应的地下党也只能给我们烧点水，等我们把所带的干粮吃光以后，部队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有些村子，偶尔碰到一些老百姓，但敌占区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老远就躲开了。村子里都有“维持会”，有些反动的家伙专门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敌人常常派出部队袭扰我们，而我们往往仓促应战。这样的战斗，几乎天天发生。记得通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敌人来袭击我

们，我们从河沟里往上打，迫击炮连阵地都没有，但部队还是打得非常英勇顽强。

在通过同蒲线时，也发生了若干次同样的战斗。尽管敌人来势凶猛，但要想阻挡我们这支英雄部队的前进步伐，那是徒劳的！

艰险的征程，对部队是一种最好的考验。在饥寒交迫的严重时刻，不同素质的部队，指战员当中将会流露出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言谈。

记得在过黄河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就有人唱起了一曲高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歌声，牵动着曾到延安学习过的干部们无限的驰思。他们你一段我一段地抒发着对革命圣地深切思念的情怀，激动人心的话语成了强有力的鼓动词，驱策着征人的步伐；又象激昂的战鼓，鼓舞着战士的情豪！

延安，是西北高原上的一座古城。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机关到达延安，从此，她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了中国人民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司令部。

芦沟桥一声炮响，日寇的铁蹄残酷地践踏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祖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延安，又成了抚育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大摇篮、大学校。多少干部，多少骨干，在这里武装了思想，学习了本领，奔向敌后，奔向抗日前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我曾经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我和同志们一样常常想念延安。我忘不了清清

延河水，忘不了巍巍宝塔山，忘不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常常看到翻身的牧民们赶着羊群，从毛主席住的窑洞对面山坡经过，他们望着毛主席窑洞的窗子，一曲曲歌颂自己伟大领袖的“信天游”，发自肺腑，冲口而出，深情的歌声回荡在延河两岸，群山之间。毛主席就在窗内那小小的窑洞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行着伟大的工作，写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

我们的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时刻，只要一谈起延安，只要一想起党中央、毛主席，就仿佛有一股强大的热流注入血液中，一切艰难险阻，都被这股热流所淹没。大家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延安，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恨不能马上端起刺刀，迎击那些妄想进攻延安的万恶敌人。

通过敌占区，来到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境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行军消除了敌情的顾虑，到了宿营地，吃的喝的也相对有所改善。这时，指战员们的情绪更高了，在负荷相当重、每天行程八九十里，有时一百多里的情况下，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仍然不肯休息，有的用野桃条编成篮球框，往树上一挂当篮球架，就打起篮球来；有的刷墙壁写标语，晚上还唱歌、演剧，和当地老百姓搞联欢。

在胡匪重兵包围下，正为延安、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危而焦虑的陕北老百姓，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一路设茶水站欢迎子弟兵。我们的队伍，就是在这样热火朝天、斗志高昂的气氛中，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记得部队首先到了安塞，党中央和边区军民在那里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边区政府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大镢或大镐。

捧着这些边区造的镢镐，有些战士调皮地说：“不是说

延安军民丰衣足食，种地都机械化吗？怎么给我们发这种土家伙。”

不错，延安军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确实已经丰衣足食。然而，这些好消息经过无数好心人的巧舌，传到了晋察冀之后，就传走了样，说什么“延安军民丰衣足食，天天会餐吃肥肉”，什么“延安种地机械化，已经用不着肩挑人扛和掘地了。”我们的战士听这些传说听多了，脑子里往好的方面想的过多，对困难估计不足，因此，一拿到镢锹锄镐，就有不少人噘嘴巴。

延安军民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不假。但是，目前从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下调来好几个旅的部队，这就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不少困难。于是，我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首先在洛河川一带开展大生产运动，一面练兵，一面生产，一面学文化，在精神上，物质上，为抗击入侵边区之敌，作好一切准备。

万事起头难。初进洛河川的日子里，部队生活相当苦。大冷天，好多战士连棉裤都没有穿上，只能上山砍树烧炕，全班围着火炉取暖，冻得不敢出门。在冀中，我们的部队穿得很精干，一式儿的薄底鞋，一色儿的绿军衣。到了洛河川，穿笨重的大头鞋，钻梢林，爬荒地，鞋头一撑就破，“老大、老二”都露出来了，有的干部战士忍不住发牢骚了。当时，旅政委邓华同志曾经向毛主席反映过。但是，连毛主席也穿着带补钉的棉袄，他只能鼓励部队艰苦奋斗，还是那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部队驻进洛河川，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住的窑洞要自己挖，生产资料要自己造，穿衣服要自己织布，学习用的纸得上山揭桦树皮代替。总之，吃的菜、肉、油，穿的单衣、棉

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禾、木炭，差不多一切都是自己造、自己办。

当时，边区政府给我们供应一些生铁，我们就来个人尽其才：会打铁的，编到一块当铁工，自制犁头锄头；会做木活的，编到一块当木工，自造桌椅板凳，还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会拨拉个算盘子儿的，就编到合作社里做买卖。什么都不会的，就拿锄头开荒掘地，从旅长到炊事员，一个不拉，都得参加劳动生产。旅部领导同志的家属，也得去割马兰草造纸。掘地的同志们是两头不见太阳地干，平均每人每天掘一亩多地，劳动英雄们每天能掘好几亩。

边区办的小工厂，不但能生产日用必需品，还能生产武器弹药。边区生产的地雷、手榴弹、炸药，都是自己制成的，杀伤力相当强。边区造的地雷更有特点，敌人的探雷器都无法探测。因为有好多地雷的外壳都不是金属，而是石头，炸起来却很厉害。

我们学习用的笔，都是自制的。有的把子弹壳磨成笔尖，再套上两个子弹壳当笔杆；有的就拿弹弓打山鸡，把山鸡毛晒干削成了笔，就用它写字。墨水是用红石头磨成粉和水制成的。写大标语就得掏烟筒灰了。战士们练刺杀，木枪全是自己制造。身上穿的护具，也是用一片片木条穿成的，动一动叮当响；护手用破布鞋翻过来，往手上一套就算解决了……俗话说：“只有冻死的苍蝇，没有累死的蜜蜂”。坐享其成，会软化精神；艰苦奋斗，能燃烧起智慧的火焰。在大生产中，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出指战员们的聪明才智，发明创造之花，开遍了边区的高原河川。

人只要有了崇高的理想，拦路的巨石也能变成前进的阶